

廊坊市文史资料

(第三辑)

06
:3



政协廊坊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廊坊市文史资料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廊坊市委委员会
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目 录

- 一、溥仪的乳母——王连寿……蔡世英 (1)
- 二、“七·七”芦沟桥抗战回忆
.....谷淑良 (19)
- 三、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反动政府
 军法机构.....张鹤楼 (32)
- 四、冯玉祥在廊坊
 吴有训口述 陈国旺 辛欣整理 (43)
- 五、徐树铮在廊坊车站之死
 蔡世英整理 (68)
- 六、马钟琇先生传.....马重韬 (74)
- 七、肖胡子驴肉.....李瑞华 (79)

溥仪的乳母——王连寿

蔡世英

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，专以一节篇幅写了自己的乳母王焦氏。她的原籍门远庄村，当时属河间府任邱县管辖，解放后划归大城县。她本姓焦，丈夫姓王，故按旧习称王焦氏，后来干脆改随夫姓，起名王连寿。王连寿出生于一八八六年（光绪十二年）春夏之交，乳名“狗盼”。何以起这么个名字？据老人们说，盼是盼望家境好转，由穷变富，寄生活以新的希望。因为她出生的这年按天干地支纪年是狗年（丙戌），加上父母不喜欢她，所以在盼字前边加了个“狗”字。幼时家境贫苦。父亲焦升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；母亲是善良的乡村妇女。一家六口人只有土房三间，薄碱涝洼地四亩。常年主要靠租佃地主的土地和扛长活打短工维持糠菜半年粮的生活，一遇灾年，

因无法渡日，便不得不离乡背井，逃奔他乡，寻求生存的办法。

狗盼共有兄弟姐妹五人，她行四；哥哥焦文会，早年在北京学过理发，后来回家当农民，弟弟焦文山，一生当农民。大姐焦敏，二姐焦地。狗盼出生以后，因日子贫困，父亲以为添人不如减口；又见她是个女孩，打心眼里很不高兴。因此，在她出生后不久，父亲乘她有病便用一块破布将她裹好，抱着把她扔在村西的荒地里。可是做母亲的对自己身上掉下的肉，总是心疼的，无论穷到什么地步，也不忍心把孩子活着扔掉；于是她自己找到村西的荒地里，见孩子哇哇大哭，并没有死，便又把她抱回家来。这在当时正是焦升一家生活窘迫，贫困交加的具体反映。

一八八九年(光绪十四年)夏天，直隶北部地区遇受了严重水灾，年景绝望，粮食个粒不收，焦家的生活便濒于绝境。是年入冬以后，焦家无奈，便逃奔北京。一路上焦升担筐挑篓，前头坐的是三岁的女儿狗盼，后头盛的是破烂衣裳。一家人边走边要饭吃。在饥寒交

迫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焦升曾不止一次的想把她扔掉或卖给人家，让她逃个活命。然而一路之上，尸首遍地，无人掩埋，虽逃荒者比比皆是，但个个面黄饥瘦，自己都顾不了自己，又有谁肯拾个孩子喂养呢？心想一家人死就死在一起吧。于是又不忍心将她扔掉。经过几天跋涉，总算逃进了北京，可是偌大的一个北京城，举目无亲，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只好去投奔本家当太监的焦仲，不过当时焦仲只是个一般的太监，手头既不宽裕，也无力帮助安排他们，结果没出来见焦升一家。焦家六口便流落街头，沦为乞丐。这年冬天流入北京的灾民成千上万，露宿街头，因饥饿而冻死在路旁的尸骨触目可及，此情此景，惨不忍睹。为了一家人活命，焦升又一次产生了想把“狗盼”卖掉的念头，恰好这时，京师之内，因经常发生抢劫案件，慈禧太后怕灾民因饥饿而造反，便指令顺天府尹开办粥场、救济灾民，以缓和局势。焦家六口便靠着粥场的救济，过上了半饱不暖的生活。不久焦升又托人给大儿子焦文会找到一家剃头铺去学徒，总算

减轻了一个人的负担。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，可是一到春天，粥场撤销，清政府又下令清点流落街头的灾民，驱散这些人回籍，焦家无法又只好步履艰难地回到家乡耕种那几亩薄地。

狗盼从六七岁起，就开始帮助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，春天提着小篮到洼里去挖野菜，秋后拾柴禾，农忙季节抱孩子，好让父母抽出手来干更多的活计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焦升全家老幼拼死拼活地干，还是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常年累月地在死亡线上挣扎。光绪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庚子之乱暴发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骚乱很快波及到了保定，河间两府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老百姓的压榨更加厉害，征丁、苛税，日异加重，焦家的生活又一次陷入绝境，第二年战乱平息后，十五岁的狗盼再次逃到北京，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焦文会，因其兄收入菲薄养不活她，到一九〇三年春天，终因生活困难，便在半嫁半卖的情况下，把她给了一个姓王的差役做媳妇，丈夫比她大二十来岁，生活放荡无羁，十分荒唐，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，婚后第三年（一九〇

六年)初王焦氏生了一个女孩,不久丈夫便死去了。正当她们母女二人和公婆生活无着落的时候,正好,这年正月十四日,醇王府里一个男婴降生,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得了第一个宝贝儿子,眉开眼笑,为了把儿子喂养好,先是找了一个乳母,因为奶水不足,又派人四处打听,挑选乳母。这时她的族兄焦仲已升为内廷大太监,得知消息后便为王焦氏援引,于是王焦氏得以有机会到醇王府里去参加挑选。同时参加挑选的有二十个人,要求的条件是十分严格苛刻的,必须奶水足,质量好才行。先是在每个参加挑选的人身上挤出同等量的乳汁,然后放在戥子上称一称,看谁的重量大,重量大说明乳汁稠厚,质量好,由于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,不能化验分析,就采取把这些乳汁放在一个厨中,擻上一夜,到第二天早上看颜色,闻气味。结果其他人的都变了颜色,唯王焦氏的奶和刚挤出的一样,没有一点异味。这样王焦氏便以“体貌端正,奶汁稠厚”而被选入醇王府当了溥仪的第二个乳母。所以后来宫里的人们都称她二奶。据她的近人和亲属等回忆

王焦氏曾告诉他们，进醇王府的前一天，她抱着自己的孩子心如刀绞，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别人劝她她也不听。亲骨肉分离，夜里她又一宿没睡，但为了养活自己的公婆和孩子，又无他法，不得不走这条路。她曾想过自己的童年，现在自己将和那时父亲对待自己一样，真的把亲生女儿扔掉，而到醇王府里去做建封帝王的奴隶，用自己的乳汁去喂养一个王爷的儿子，说是去当乳母，实际就等于自己卖掉自己去当奴才。王府的条件苛薄，进府后要穿满人的服饰—旗袍，一切都要服从满人的规矩。她在进王府前先是典当了一些东西，在焦仲的帮助下，置买了一身新衣服。进府后为了挣点钱又不得不忍受屈辱的条件。她原想给她的丈夫穿三年孝，这是王府根本不允许的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她为了自己的工钱，养活公婆和女儿，接受了最屈辱的条件，不许回家，不许看望自己的孩子；每天吃一碗不放盐的肘子；每月二两月银，把一个人变成一头奶牛”。溥仪在回忆中还写道：“她给我当乳母的第三年，女儿因营养不足死了，为

了不引起她的伤感，以致影响奶汁质量，醇王府封锁了这个消息……这个温顺地忍受了一切的人，在微笑和凝视中渡过了九年之后，才发现她的亲生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。”

王焦氏入醇王府当乳母的第三年，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，在慈禧太后死去的前三天，慈禧已知光绪危在旦夕，她便于病榻上召集军机大臣世续，张之洞、那桐等人议事，并下懿召，宣溥仪进宫，承嗣同治兼祧光绪，继承皇位。

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（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）溥仪入宫。当总管太监李莲英派张兰德（即小德张）等人到醇王府里宣诏接溥仪入宫时，醇王太福晋紧紧抱着溥仪大哭，并说：“既夺我子，后杀我孙，虽拥皇帝虚名，实等终身圈禁耳①”遂抱着溥仪不肯释手。经诸王大臣再三劝解，谓不可抗旨，醇王太福晋才肯把溥仪释手。载沣接旨后见溥仪大哭不止，便和张兰德（此时张兰德是三品首领太监）商量，先让乳母王焦氏抱进宫去，然后再由别人抱着去觐见太后。张兰德见他大哭大闹，无法

就答应了。当张兰德将溥仪抱到慈禧面前时，他却哭喊着找自己的乳母，慈禧于病榻上说：

“这孩子真别扭②”张兰德见慈禧太后不高兴便与李莲英说：皇上是吃乳母的奶水长大的也是乳母送进宫来的。李莲英听完便请准慈禧宣诏王焦氏进宫，继续给溥仪当乳母。从此王焦氏也就由醇王府跟进了皇宫大内。溥仪见了自己的乳母，非常欢喜，抓过奶头就吃，但这时的溥仪，已宣诏继承皇位，成为“万民之主”，而王焦氏毕竟是个奴才，再坐着喂奶便等于失去了君臣大礼，只有跪在溥仪面前喂奶才行，时间长了，非常劳累，王焦氏额头上的汗直往下淌，有一个大臣便面奏慈禧说皇上的乳母，在醇王府伺候皇上多年，有时非抱在怀里走来走去，皇上才吃着高兴，如今跪着喂奶，反倒让皇上站在地上，吃起来不习惯，还是免跪了好。这时慈禧缠绵病榻，神志晃糊，已顾不了许多，果然答应，王焦氏才得以免于跪乳。过了两天慈禧便死去了。

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，慈禧和光绪先后在两天之内崩逝。到了十二月二日溥仪登极继

位。并于下一年（一九〇九年）更光绪为宣统元年。当六部九卿十三科，满朝文武大臣在太和殿向皇上举行三拜九叩的大礼，高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时，惊天动地的呼声，却把三岁的溥仪吓得大哭大叫；他父亲载沣抱着他坐在龙坐上，怎么也哄不好，嘴里一迭连声地说：

“这就完了，这就完了。”礼毕赶紧退朝，抱到后宫，还没来得及去见后妃们，溥仪一见自己的乳母，便一头扎在怀里，却咯咯的笑了。从此，按着慈禧的旨意，皇权便落在隆裕太后（光绪皇后）手中，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，辅佐朝政，小皇帝宣统，根本不知道他已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，神圣不可侵犯的皇上了。整日深居宫中，完全靠乳母的乳汁来养活他，此外还有老妈子，宫女和太监伺候他。这一个时期正是宣统学事情，长见识的阶段，应该说王焦氏对溥仪的教育是很大的。不过由于溥仪年龄太小，在他的记忆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突出的印象。后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溥仪慢慢知道了自己是尊贵的皇上，在众人的供养和尊奉中养成了恶劣的怪脾气。

宣统三年（一九一一年七月）六岁的溥仪开始读书，先是在中南海瀛台的补桐书屋，后来又移到毓庆宫去，这原是同治、光绪小时候读书的地方。从此溥仪白天与乳母王焦氏接触的时间日渐减少，但王焦氏留给他的影响，在他的记忆中却越来越大了。而他对自己的乳母从此也养成了亲近和尊重的习惯。

特殊的宫中生活和地位，酿成了溥仪怪癖而恶劣的性子；而当他这种恶劣的脾气发作时，是谁也不敢（实际是无法）劝告和制止的。只有这位一向沉默寡言的乳母敢于对他进行循循善诱的教育和劝告，而确也灵验，溥仪是很愿意接受乳母的劝告的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，回忆这些往事时写道：“在宫中唯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，是我的乳母王焦氏。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要找的那位嬷嬷。她一字不识不会讲什么“仁恕之道”和历史上英主圣君的故事，但她劝我的时候，我却觉得她的话是不好违拗的。”溥仪还写道：“有一次，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，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，我看的很开心，决定赏他

一块蛋糕吃，这时我的恶作剧兴趣又来了，决定捉弄他一下。我把炼功夫用的沙袋撕开，掏出一些铁沙子，藏在蛋糕里，我的乳母见了就问我：“老爷子，那里边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呀？”我要看他咬蛋糕时是什么模样。“那不崩了牙吗？崩了牙就吃不了东西，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啊？”“我想这话也对，可是我不能趣乐了，我说：“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，就看这一回吧，”乳母说：“那就换上绿豆，咬绿豆也挺逗乐的。”于是那位玩木偶戏的太监才免于了一场灾难。”另据溥仪自己回忆，有一回他玩汽枪，用枪弹打太监的窗户，看到打了一个个小孔，觉得好玩，就接着打，还是他的乳母告诉他屋里有人，这要伤人的，他才停止了，溥仪在回忆这些往事时说：“只有乳母告诉我，别人和我同样是人，不但我有牙，别人也有牙，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子，别人也不能咬；不但我要吃饭，别人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，别人也有感觉，别人的皮肉被枪弹打了会一样的痛。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，我并非不懂，但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，因

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，更不会把自己与别人相提并论，别人在我心里，只不过是：“奴才”、“庶民”，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，只有乳母在的时候，才由她朴素的语言，使我想到过别人同我一样是人的道理。”

宣统三年十月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宣统逊位后，按照优待清室的条件，皇上后妃等人仍深居宫中，溥仪除每天照常读书之外，主要是由乳母王焦氏喂养和陪同他玩，但是王焦氏对自己卖身为奴的生活，始终是充满着痛苦和郁闷，由于心情不好，她常常是寡言少语，静坐沉思，直到她出宫以后，这种习惯也没有改变，这种现象不但给溥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给她的后人留下难忘的记忆，她的侄女焦书芹在回忆时说：“我姑母被赶出宫以后生活是很艰苦的，孩子死了，对她打击很厉害，后来宣统派人找到我姑母的下落，安排住在天桥附近，我那时很小，常常住在姑母那里，她整天坐在堂屋的椅子上，总是对别人微笑着，很少说话，她对别人也从来不发脾气，只有别人问她什么的时候，才微笑着回答几句。”溥仪也曾回

忆说：“小时候，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，她的眼睛好象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常常怀疑，她是不是在窗外的天空或者墙上的字画里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”

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），溥仪已经九岁。宫内因为有一个太监和差妇吵架，惹恼了几个太妃，特别是端康太妃（瑾妃），规矩最严最厉害，便把他们赶出宫去，在这次事件中，王焦氏遭受株连，也被打发回家。正如溥仪所说的一样，这个温顺地忍受了一切的人，在微笑和凝视中渡过了沉默的九年之后，才发现她的亲生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悲痛，愤慨，人世间的痛苦折磨着她，使她变的越来越孤癖了。

王焦氏被赶出宫以后，靠自己的双手在挣扎中过日子，直到一九二三年，（民国十二年）溥仪结婚之后，因怀念自己的乳母，便派人到处打听她的下落，后来终于找到了她，并时常派人把她接到宫中去住，溥仪为了报答她的养育之恩，除供给王焦氏一切生活费之外，还专门派去一个叫刘子云的太监和两个老妈子

去伺候她，并安排她住在天桥附近。直到第二年（一九二四年）第二次直奉战争暴发前为止，溥仪给了王焦氏很优厚的生活费用，从此王焦氏手头有了一笔积蓄。后来她感到一个人孤苦寂寞，便从哥哥和弟弟家里过继了两个儿子，接到北京，大的叫焦宝立，二的叫焦宝忠，他们都称呼她“姑爸”。有一次他弟弟焦文山去北京找她时，她深知家中生活困难，就拿四百两银子，让弟弟回家盖几间房子，买点土地，安分守己地过日子。可是焦文山拿到这些银子，到了天津，竟胡作非为起来，不久便挥霍一空。后来他哥哥焦文会也去北京找她，并将弟弟把银子在天津挥霍浪费一空的事情告诉了她，她听了很生气，就又给了哥哥一部分银子，可是焦文会拿到银子以后，同样也没有正用，既没盖房子，也未买地，也跑到天津，整天花天酒地不务正业，没多久也花了个精光。时隔不久，王焦氏回到家乡一看，生活依然如故，才知道哥哥和弟弟都不务正业，十分恼火，心想我这是卖身当奴才挣来的钱，你们都胡乱糟踏，不做正用，一气之下没住几天就回